



和16
1601
8



和16
1601
8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十五

邑後學 沈復粲 編輯

哀纂五 人譜雜記二

考旋篇

書云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篑述考

旋第五

程子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只是心須教由自家
鄧文潔公以讚曰萬事萬念皆善只一事一念不善這一事
一念便算萬事萬念都不算

徐文靖公溥嘗效古人以黃黑二豆同貯一瓶記善惡每

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則投黑者

始黑多黃少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云但恐取效太速

以上總記

程子曰人於夢寐之間亦可以卜自己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便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本朝楊公翥嘗夜夢誤入桃園私食人二桃既寤深自咎曰吾必且晝義心不明以至此也為之三晝不食

吳康齋先生與嘗夜夢孔子文王來訪如是者數四人以為此先生真積力久之驗

薛文清公瑄曰余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黯然謂是朱文公告余曰少嗜慾多明理明發遂書其言於

壁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其妙難以語人

蔡西山先生元睡訣曰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朱晦菴謂未發之妙不知本於千金方云半

醉酒獨自宿軟枕頭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薛文清公云心不亂想形不反覆便是睡時做工夫

右記警游夢第一

先正云今人二六時中存心制行無適非罪戾奈何談道張安道方生平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婿王鞏同

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

之食雖寬衣無害也恐鞏對長者食亦當如此郭林宗謂仇季知覽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

不食一搏牛耳偶舉此不謂此外更無過也管幼安浮海大風幾覆舟舟中人呼天懺罪至幼安云嘗

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及一次不冠如廁過必在此耳後同

行諸舟盡沒獨幼安舟有燈導而前獲濟讀至此等處皆須會意

王凝文中子弟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慮

夢寐或見先靈

右記警戲動第二

梁何遠言不妄發蓋其天性每語人曰卿若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終莫能得

諺云心口一

薛文清公曰心口如一為忠信心口不一非忠信也

伊川先生云士大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論官職之差除下此者計貲財多寡角生理巧拙比嗜欲勝負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言論文字之

未剪綵為花象龍致旱抑竟何得哉嗚呼君子求益於師友不苟然矣然則世無人歸而求諸吾書可也

溫公曰光幼時弄青胡桃女兄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來問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歸之講詩書陳俎豆非理道不出口非典籍不措辭從學者咸化其德

右記警謾語第三

語云君子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孔子不飲盜泉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蔡虛齋先生清曰居今之世亦有許多當避嫌疑處未可

便以聖賢自擬王應韶云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如孔子見陽貨孟子交際之類皆是世稱展禽坐懷好事者為之也暮夜女子急而投生古人所以處此必自有道

何至云嫗之懷中則又至淫者所不為況聖賢乎徒云閉戶忍矣

范史雲丹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摺拾自資兒嘗拾得

麥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通史雲後知即令

并送六斛還尹言麥已雜誓不肯受史雲可謂善避嫌疑然何以處尹臺

廣州郡出二十里許有泉曰貪泉言飲者必貪也吳隱之

太守徑至水上酌飲之賦詩云石門有貪泉一飲懷千金

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右記警嫌疑第四

子路與孔惺之難戈絕纓結纓而死

伊川先生赴涪渡江舟幾覆舟人皆號泣先生獨正襟安

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

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

伊川固未到然老父終是亂道

宋亡時潭州夜破進士尹穀為二子行冠禮人詰其迂穀

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令人盡殺其家而自殺

許魯齋衡嘗暑中過河南渴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魯齋

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或曰

世亂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李賊之變京師破翰林汪偉夫婦並懸梁夫偶居右婦居

左偉曰是陰陽易位也乃下而互易始絕

或問張無垢九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

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忌急躁急躁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昔人云處事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便有識量著一性急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

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造就使憧憧往來鹵莽滅裂即讀書亦不能咀嚼作事交友必有始無終此無恒之

人也況於居官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悁躁競處之唯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雖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

界宜爾也故士必知命而後樂天以上二則見不特處患難造次不得即居恒尤不得

右記警造次第五

朱子曰危事欲其勿與

陳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場勿再往康節每三復

誦之詩曰珍重世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阮籍采藥汲郡山中遇孫登於途欲與之言登默不應踰

時欲去籍請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言曰子才多而識寡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東陽少年兵起欲立陳嬰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乃歸漢

所屬嬰乃歸漢

右記警乘危第六

高柴居衛及孔悝之亂子羔免焉及門門不啓門者曰有

徑曰君子不徑有竇曰君子不竇

尚書左丞盧藏用嘗指終南謂隱士司馬承禎曰此中太

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途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故承禎及之

問佛之說比孔子為徑朱子曰天下固有徑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右記警由徑第七

朱子曰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一心且要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日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縮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為也

陶侃刺荊州士女相慶終日斂膝危坐軍府眾事撿攝無遺未嘗少閒嘗語人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投之於江曰禱蒲者收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方公務暇時日運百甕於庭以習勞勩邵堯夫讀書於百源山中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三年

橫渠先生既謁告歸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

右記警好閒第八

鄭還古弟齊古好博戲還古恣其所用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勿使取債息為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而易轍

右記警博第九

昔人有嘲弈棋者曰但見兩肉柱動搖耳其神已落在黑白子中

王陽明先生客座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為良士由後之說是為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為逆子戒之戒之

右記警博第十

石崇有金谷園侈甲天下

王維輞川別業後捨為僧院

李衛公德裕居平泉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為權勢所奪則

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後經世變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為雜城有力取去所云者適足為後人笑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李文靖公沆不治藥欄其子弟問之曰吾豈以是動其心哉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園第為逸老地公曰年踰六十來日有幾乃謀第圃顧何時而居于吾患位高難不患退而無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

人者莫得嘗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為樂耶

雒陽牡丹盛開諸公競品題康節云含蕊為盛爛熳為衰章惇得之嘿然

右記警流連花石第十一

或獻玉於宋子罕子罕不受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

呂文穆公蒙為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

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歎服以為賢

於李衛公

或謂東坡曰吾往端谿可為公購硯公曰吾兩手其一解

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為曰以備損壞公曰吾手或先硯

壞

韓魏公琦家藏一玉杯價不貲每出以宴客愛賞殊甚

日為侍者誤擲於地而毀公顧之徐曰凡物成毀有時神

色自若畧不加詰責

謝上蔡良嘗得一端硯甚愛之而竟不用君子以為深得

克己之意

右記警好古玩第十二

楊鐵崖禎避地松江嘗有一貴游公子破產流落數踵門

一日竊其倪雲林畫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其

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爾非盜也

溫公云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

王文端直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云其詩積十年

而始成臨川聶大年譏之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

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有遺才哉

公得之憮然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而求道更當何如

右記警好書畫第十三

大戴記曰匹夫匹婦相與會於廡陰之下明日則或聞其言

呂仙源原明夫人張盥之女嘗言與公為夫婦六十年未嘗一日有

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

右記警牀第私語第十四

傅玄銘席之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勿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毋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文公病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便要起纔稍晚起覺似宴安耽毒便是箇懶惰的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卻覺心下鬆爽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

右記警早眠宴起第十五

記曰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疾也不晝居於內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右記警晝居內室第十六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為暮年權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嘗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公之嚴

峻莫敢畜婢使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

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公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處女也

右記警狎使婢女第十七

趙清獻帥蜀時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止之老兵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時辰此念便息實未嘗往也老兵益友哉

二程先生一日赴公宴有官妓在焉伊川終日正色不語明道言色如平時翼日伊川以語明道曰昨日之會甚無謂明道曰二弟恁地好色伊川曰何謂也明道曰昨日坐中有妓吾心中無妓今日坐中無妓爾心中卻有妓伊川

歎不及終以伊川為正

胡澹菴銓十年貶海外比歸日飲於湘潭胡氏園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黎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因書以自警

右記警挾妓第十八

蘇長公一日過溫公值公外出一僕應門曰君實不在長公曰爾主人已作相公矣何得復稱君實此後當稱司馬相公溫公歸遽稱相公公驚異曰誰教汝來僕曰適蘇學士顧見語云公笑曰一箇好僕被蘇學士教壞了

右記警俊僕第十九

語云歌演劇戲則姦盜易生故畜優人者導之奸也多妾

勝者縱之好也

陽明先生自立志後羣少復來戲游先生曰吾已為聖人徒矣豈從子輩游羣小自此退去而先生行始卓

右記警畜優人第二十

黃忠宣公福在宣廟時一日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著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橫渠先生曰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寶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欲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

右記警觀戲場第二十一

吳文恪公諱初赴京時有少婦寡居夜穿壁欲奔公所公亟命僕啟戶冒雨而出次日即遷他寓

曹文忠公勳初為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貌甚美遇晚留驛舍召侍左右數日之數以片紙書曹勳不可四字火之終夕不亂訪還其家會試狀元及第廷對時忽空中吹一紙條於前

有曹勳不可四字

右記警行不避婦女第二十二

呂與叔大臨在扶溝雖六月酷暑必正襟危坐伊川聞之歎曰與叔可為敦篤矣

右記警暑月袒第二十三

王平子澄胡母彥國輔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樂廣字彥輔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

阮籍時嗜酒荒放露頂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
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
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爲達

右記警科跣第二十四

張橫浦九初年貧寒衣衾不備有送襲衣者卻不受曰士
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恥
喪矣工夫何在

溫公製深衣謂康節曰先生亦服此乎曰某爲今人但服
今人之服居恒烏冠緇褐見卿相不易

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穆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
以來嘗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
夫間望而知爲劉氏

右記警衣冠異製第二十五

張子韶九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卽補之一皮履污敝闕裂
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爲之漬以墨汁夏間汗出或至
墨汗流面亦不問筆用禿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
揀擇或問子韶此是性邪抑愛惜不肯妄用邪子韶曰汝
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

王荆公少時卽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服赧不出門衣亦
輒汗後雖貴未嘗製一紵衣也居家惟著一青直裰巾履
十餘年往來鄉郭乘小舟盤膝而坐見者不知爲公家中
臥處一板門冬則置草爲溫有懷翁見之淚下買一牀與
之公始睡牀仍無厚褥嘗病羸借軟褥於親識愈卽還之
范蜀公鎮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

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而驚曰景仁乃有茶具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右記警懷居第二十六

韓康隱霸陵山中桓帝備元纁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發人修道橋及見康柴車緇衣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

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不張蓋持扇蔽日伊川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右記警輿馬第二十七

程子云他人喫飯皆從脊皮上過惟我兄弟喫飯從喉裏過

石守道介爲舉子時讀易南都王濟聞其窮因餉客授以盤飧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解酒輒擲菜蕘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也乃作詩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烝豚

汪信民革云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康侯胡安國字每擊節其語

右記警饕餮第二十八

閔仲叔貢居安邑日買猪肝一片令慕其賢給之仲叔曰豈可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之

梁昭明太子每食頻獲蠅蟲密置梓邊不使人知

王文正旦平生未嘗見其怒飲食不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羹中公惟啖飯問何以不食羹曰偶不喜肉

一日又墨其飯公視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子弟訴於公曰食肉為庖人所私可治之公曰汝輩料肉幾何曰一斤今

只得半耳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類此范文正公為諸生時貧甚嘗讀書僧舍每日不再舉火晝粥斷齋以供朝夕宴如也

右記警憎食第二十九

蔡文忠齊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弟為狀元山東人賈同

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郟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乃

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龍頭選老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

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

宋裴日休曰酒之道上為淫溺所化化為亡國下為凶酗

所化化為殺身

范文正公每飲酒後問夫人曰比未飲酒時如何對曰全

無失禮更覺加謹公自恨謂加謹處乃是為酒所動遂絕

飲亦不干酒事

康節先生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

罷不喜過飲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

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柰何

右記警縱飲第三十

田完飲齊侯酒樂命以火繼之完曰臣卜其晝亦卜其夜齊威王有長夜之飲一日淳于髡侍宴威王問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對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若親有嚴客髡希鞶鞠脰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拜飲不過二斗徑醉矣乃若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度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香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懽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威王為之罷宴只一恣肆間能令惡量充

長無窮如此

右記警深夜飲第三十一

呂晦叔公著居家甚謹嚴教子原明希哲多有法度行步出入無進茶酒肆中後原明德器成就大異於時人

右記警市飲第三十二

富鄭公弼自汝州得請歸維築第與堯夫天津隱居相邇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堯夫曰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李仲和之祖見居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出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候其過門邀之坐二人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飲意勤甚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固相繼典鄉郡二公

為布衣所志已如此

右記警輕赴人席第三十三

甘梅先生通五經從學甚眾有其徒御史謁先生於家留之饌惟葱湯麥飯而已因口昇一詩云葱湯麥飯煖丹田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煙章楓山先生慙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肉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在家官客往來只一雞一黍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魏文靖公驥在家官客相望必留飯食止一肉一菜年雖高矣必就舟次回拜不之公府有所相遺必有報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者可以為法侍郎林栗訪文公於山中待以蔬茹飯脫粟栗不悅曰隻雞黍酒山中不乏而矯情如此遂倡偽學之說

右記警宴會侈靡第三十四

齊伐魯取岑鼎魯人贖應之齊人知其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為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惠辭曰吾亦愛吾鼎楊應之國寶伊川門人學士自為布衣以至於立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

語云輕諾寡信

薛文清公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茶不可輕飲人

右記警輕諾第三十五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凡有損壞就為補治亦

士君子百行中之一也又曰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寫長簷車躡高齒屐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求第則僱人對策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無舊日之親當路非昔時之黨求之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當爾之時誠駑才也

右記警輕假第三十六

子思子曰妄與如棄物於溝壑

方魯岳大鎮云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蓋相濟之道也趙承玄

先生曰吾以不與為取以不取為與

人稱杜祁公衍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與人所不能

也

老子云將欲取之必故與之

世無輕施者其施也皆為奪然其意為實報而設也正貪人之尤者也

右記警輕施第三十七

延陵季子使過徐徐君好季子劍口弗敢言季子心許之

為使上國未獻也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解其劍繫之冢

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

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右記警與人期爽約第三十八

朱子曰財猶膩也近之則汚人

衛人釣於河得鰈其大盈車曰吾下一魴之餌鰈過而不

視益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曰噫鰈貪以餌死士貪以祿

死

舊記官訊一盜曰爾試自言盜狀盜佯不省曰何名曰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知朕篋竊財是為盜爾盜乃笑曰如公言余何能盜若官人真盜也儒生吾伊帖括曾不考古今究天人思經濟皇輿惠澤黔首日夜望事權入手借以攫取大利父師所以教友朋所以學習盜也薦賢書登公車鄰里羨親戚賀所慶何事富貴到矣公服手版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輿臺下擁尊嚴如天帝官由吏出政以賄成原郭巨豪白晝殺人苞苴一入三尺安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豪里中矣閭左賤氓罰贖貧苦被髮剝膚室廬不保鬻及妻孥赴海填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怨錢神通天官譽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黛塞房真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雷竊人一錢即以

盜論刑官人尚坐拱手搜括巨萬而猶不失官譽衣冠大盜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乎於是官人立釋此盜讀盜洪使

人名利之心都盡雖是寓言卻當刑書

莊定山景家居巡撫王公恕贈以白金十五鎰葺其敝廬御之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

右記警多取三十九

魯公儀休為相客有饋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若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曾子衣敝裘以耕於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自獻奚為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也我能弗畏乎

登二全書編卷一五
袁安遇大雪深丈餘扃戶不出雒陽令按行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看之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

陳無已師道性清介傅堯俞憐其貧懷金往見欲以周之坐間聽其議論遂不敢出金而去

鍾離意爲尚書太守張恢坐贓籍沒詔以賜羣臣意得珠璣不拜賜帝問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迴車於勝毋惡其名也此穢物臣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也

右記警濫受第四十

薛文清曰雖小事不可爲人囑托雖能免人於患難而損自己之廉恥多矣

人有操白金托涇野先生呂柟字仲木居間者先生曰人心如

青天白日何至相浼因而不憚者累日

右記警居間爲利第四十一

劉安世年既老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令人啖以大用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朝貴人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

范淳夫祖禹嘗語李方叔馬云李文正助有言士人當使王

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

時人或勸伊川以加禮貴近者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楊國忠爲相公卿皆頤指氣使或勸張彖往謁彖曰人倚以爲泰山吾謂冰山耳若皎日一出將無失所恃又曰此

曹皆向火乞兒火盡裂膚溝中矣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曰大雀不得何也羅者曰大者善驚黃口貪食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必得子願弟子曰善驚遠害利食忘憂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為禍福耳故君子慎所從

魏晉多故名士鮮有全者阮籍託志酣飲不與世事司馬昭欲為子炎求婚於籍一醉六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鍾會嘗數訪以時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竟以酣醉獲免
文清先生在南都與守備中官抗禮中官以午節饋扇公曰此朝廷禮不敢當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之江上公獨不往英還朝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右記警獻媚當塗第四十二

李君行潛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籍籍取舉君行不許曰汝處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伊川門人欲歸懸舉問之曰蔡人勉習戴記決科之利也責之曰汝是心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以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謂之不受命自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與語也

楊敬仲簡嘗謂真西山曰希元有志於學願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希元恍然莫知所謂敬仲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希元曰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教之篤矣

陳剝夫先生真初習舉子業業成試於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實踐之學

嘉靖癸未會試南宮發策譏陽明良知之學徐珊不對而出聞者曰尹彥明後一人也

雷隱翁業進士再試輒棄去坐終日或謂其癡翁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黠蓋云今之求富貴利誘者皆黠客也

右記警躁進第四十三

唐王義方為御史買宅數日忽對賓朋指庭中桐樹一雙曰此無酬直賓朋言樹當隨宅別無酬例義方曰我只買宅耳樹何所載召宅主付之錢四千

以致是乎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故主堅辭不獲命左右輦以付之

梁明山賓家貧嘗貨所乘車中牛既受錢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阮孝緒聞而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司馬公閒居西京一日令老兵賣所乘馬語云此馬夏月有肺病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竊笑其拙

右記警交易不公第四十四

伊川先生一日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六七人先生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則涉水而墮之矣先生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委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

登一全書編卷十五
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先生曰使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沈水中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固是不同同行者數人其不同有如此者與叔曰數子之言何如先生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尤見有體而有用也

披裘翁者夏五月衣敝裘荷薪於道道有遺金不顧季札見而呼之曰荷薪者何不取金翁笑曰君何居之高視之卑貌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請問姓名曰君乃皮相之士何足與言姓氏遂去

羅一峯先生^倫以孝廉赴禮闈宿山東旅舍其僕於院中拾一金環匿不以告行兩日公始知命還之僕卽應命公曰吾不汝信必親償付還僕屈指叩頭曰如此往還恐悞會試公言此物必婢僕失遺萬一主人考訊不獲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可令人死於非命也竟返駕復至其家還其環果係一婢傾頰面水環在水中誤投於地主毋疑婢竊取鞭笞流血屢欲自盡不已至是舉家感激觀者無不稱歎行至京舉狀元

呂原明云京師人有以金銀繒錦實二篋託付於其相知數年而死其人歸語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此且無契券之驗殆長者之誤也其人曰我躬受之爾父豈待契券與汝必與聞哉兩人相推無敢當其人遂將以白於一^口時包孝肅尹京兆究其實斷與其子世俗之人皆謂令人無復良心惟曰有利耳聞是兩人之風可以釋一世之

右記警拾遺不還第四十五

王符卿汝乃父封公善經理家計每晨起握籌課算至日
昃未食故鄉居時虞盜患竟夕或不能寢符卿家食時即
志聖賢之學因諭其父曰天生財以養人人之所重則身
與心耳大人為此巉巉者營營競競外累其身內累其心
古謂厚積者曰守錢虜不虛也封公喻一日盡招其逋債
者裂券免之仍以所藏盡散之親族里人大悅人稱符卿
純孝云
石崇僭擬王者庖膳窮水陸後房百數皆紈綉金翠而絳
竹盡一世之選竟以懷寶取禍及見收乃曰奴輩利吾財
耳收者曰早知財能取禍何不散之

右記警持籌第四十六

唐朱仁軌云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枉一段
有欲為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裴
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心所不安寧使敝壞及他
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蘇長公卜居陽羨已買一宅矣而其故主之老嫗夜哭以
徙宅為苦公聞而毀其券還之仍不索其直而去

白沙先生獻鄰有惡少欲侵其址揚言於眾曰陳氏子異
日他出必於途辱之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
為若讓其人慙謝而去又有侵其田者處亦如之

右記警田宅方圓第四十七

文中子云婚娶而論財君子不入其鄉

吳隱之家女惟牽犬賣之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賁沈香一片隱之見之投於湖亭之水

日纂錄曰劉師文明州人成都楊氏納為婿楊死數年方婚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妻議事師文竊窺其母兄立文善反覆再三有不善色妻至問故曰父遺議以田四十畝為嫁貲約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鬻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也對曰豈有為人婿而令人賣屋以相異者取券焚之攜妻竟歸嗚呼今人有因嫁貲而不禮其婦者何相去之遠也蒙妻責若云償宿逋然使貧家殺女皆是故也又有彘婦挈伴於訟云矣又有姻婭相對如仇者矣安得如師文者以轉移一也

范忠宣公

純仁

將娶婦或傳婦以羅為幃幔公不悅曰

豈幃幔之物邪吾家素清安得亂吾家敢將至當火於庭

右記警嫁娶侈靡第四十八

胡文定公

安國

家至貧然貧之一字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

戒子弟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右記警誅求親故第四十九

隋李士謙有粟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焚券曰償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不受或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為皆子所知何謂陰德

右記警窮追遠年負負第五十

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養墾園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

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但家無鹽井爾

許魯齋云爲學以治生爲本

此言自有病然不可不轉作一思

劉伯芻所居安邑里巷有鬻餅者過戶必聞謳歌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戶不聞聲呼問何故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右記警違例取息第五十一

蔡西山先生通地理家言爲朱子高第弟子胡紘疏劾晦菴并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壠已寃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范文正公嘗得一宅基堪輿家相之曰此當世出卿相公

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卽捐基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陶侃母將葬未得葬地忽失一牛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處其地若葬位極人臣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田侃果爲三公

宋鄭昭先之祖弟嘗殺人抵死祖奮曰吾弟未有子吾當代死自首於官囚死獄中釋其弟弟反虐其子子攜母賣酒嶺上母復死子營葬遇一仙人指山下地曰白羊眠處鷓鴣啼此貴穴也於是徧覓至一處有鹿起鷓鴣鳴因停其柩天忽大雨湧沙護其棺五世生昭先至平章事

河南吳雄至孝少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巫者皆言當族滅雄後位司徒子祈孫恭三世廷尉

右記警謀風水第五十二

趙襄子滅智伯豫讓漆身吞炭以報智伯五起而不中卒死之嘗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奪其劍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以一歲俸贖河南尹不疑冀弟嘗舉陵孝廉謂曰舉

君適所以自罰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慙色

溫公一作程子曰遇有恩而必報一作受人者其爲臣必忠爲子必孝

右記警有恩不報第五十三

阮光祿裕在剡嘗有一好車借者皆給有人葬毋欲備不敢言裕聞而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右記警拒人乞貸第五十四

朱軌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脩歸途遇田夫械繫悲慘問故曰欠青苗錢無償行且死矣軌憫之盡以束脩完官其人得釋

金王去非家居教授束脩有餘輒分惠於人比鄰有喪忌東出西北又皆人居南則去非家也乃壞蠶室使之南出龐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將爲善人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平原君趙勝欲封魯仲連仲連不受乃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焉即有取者商賈之行連不忍為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羅念菴先生洪罷官歸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甌為調醫藥有揚賈犯重辟願獻數千金求解項欲以此為公壽公力卻事乃寢既而思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為解之

右記警遇事不行方便第五十五

呂榮公嘗言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成之

有學者受橫逆事欲忍則不能堪欲訴又知其不可請問於陽明先生曰聖賢處此有道乎先生曰聖賢豈無善處之道但子心未平氣未和未可以語待子心平氣和而後語之數日復見曰覺得邇日心漸平氣漸和敢請教先生曰既心平氣和矣又何待問邪

薛西原憲云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多由此敗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何如彼小人也則直在我何忍之有彼君子邪則直在彼何怒之有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著涼處自與飲食過於主人牛主大慙若犯嚴刑

陳白沙訪莊定山定山攜舟送之中有士人滑稽肆談無忌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談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

梁鴻牧豕於上林苑中誤失火延及它舍鴻尋訪燒者問

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常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右記警橫逆相報第五十六

范景仁與趙閱道不協王介甫許景仁於上且曰問趙抃卽知其爲人它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儲以安社稷實爲忠臣旣退介甫語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道韓魏公平生不識有恩怨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正處詞氣和平如道常事

范忠宣公謫永州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惇曰陷正人至此公付一笑舟行遇大風雨中船破

及岸公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此亦章惇所爲

右記警宿怨第五十七

太丘長陳寔在鄉閭平生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毋爲陳君所短高鳳居鄉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柰何棄之爭者投兵請罪

王烈器業過人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予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卽前盜牛者諸有爭訟必求直於烈或望門而返

右記警武斷鄉曲第五十八

崇禎中鄆城令劉振之字而強平生立誓云不好色不貪利不惜死因書片紙署尾云如負此九字萬劫永墮地獄封識藏之笥中每閱歲則加一外封越二十三年辛巳而以鄆令死流賊之難其子純粹乃發笥中得之方公在鄆時見賊勢不支有矢志詞六章臨死又為絕命詞公中年喪偶不再娶在官瓶無儲粟臨難從容卒不負其言公慈谿人祖述渡江日所不能清中原而復渡者有如此江

右記警設誓第五十九

趙飛燕讒班婕妤咒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伎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又曰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

右記警咒詛第六十

俗語近於市織語近於娼諺語近於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特損威亦難返福

右記警習市語第六十一

陳亞善滑稽蔡君謨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純是惡陳即應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人絕倒侮人者定為人所侮可為輕躁之戒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詞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人之筆端避武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

右記警稱綽號第六十二

薛文清公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

信之苟輕言戲諱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矣

先正云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劉貢父效滑稽善諱酷甚矛刃而晚得惡疾景王亮結社

相嘲號猪嘴關而舉社齏粉故知口業之報人非固多鬼

責尤重

法秀圓通禪師嘗語黃魯直庭堅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

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墮惡道秀曰君以邪言蕩搖人心使踰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是不作詞曲

右記警造歌謠第六十三

先正云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付校校後付刻刻後復

校校過卽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仍二三夫眼眼相對尚然况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真乎

右記警傳流言第六十四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述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保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右記警稱人惡第六十五

韓魏公為相凡文字中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趙槩與歐陽文忠同在館趙重厚寡言歐屢輕之趙不以屑意會歐甥女淫亂事覺語連歐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趙獨上言修以文章近臣不可輕鱗以閨房曖昧之事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亦淺所惜朝廷大體耳

李文靖公云以帷薄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訕乎

右記警暴人陰事第六十六

張知嘗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生大索原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金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歐陽永叔嘗不以繫辭為孔子語又不取文中子韓魏公與同在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陳忠肅公性謙和與人議論率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示微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

右記警面許第六十七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邵伯溫康節子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武侯霸者之佐恐禮樂未能興也康節

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况萬萬相遠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耶後生輒議前賢亦不韙也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右記警譏議前輩第六十八

晦翁門人有與人爭訟者責之曰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讐

康齋先生應召還後有族人盜賣祭田先生訟之官至囚服聽斷太守不為禮君子譏之

右記警訟第六十九

范文正公為開封尹上百官圖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以侵呂夷簡夷簡不悅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及呂再相元昊方犯邊乃以范文正經略西事文正亦樂

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

淮之才之力世稱呂范解讐後文正卒定西事入參大政

借此事做個不終訟的樣子不特呂公難得范公肯為呂公用尤難得

右記警終訟第七十

唐時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性尤敦樸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孝經義一卷訟者俱為慙謝

右記警主訟第七十一

陳太丘遇盜不發但起而訓飭其子弟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習與性成梁上君子是也時盜潛於梁不覺仆地請死太丘慰諭而遣之且賞之絹盜感泣而去

唐柳公權嘗貯杯盃一筭滕緘如故而所貯物皆亡奴妄言不知公笑曰銀杯羽化矣

楊慈湖先生云先公一日閒步到蔬園顧謂吾蔬間為盜者取去汝有何計防閑園僕余姓者曰須拚少分與賊乃可先公回顧簡欣然曰余即吾師也

右記警失盜窮治第七十二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純仁字到姑蘇取麥五百斛次丹

陽見石曼卿延年問寄此久近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

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與之還見文正

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

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

付之矣唐郭元振有哀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元振出錢四十萬以貸之

王庭禮與陸某交陸貧甚向人貸金五十券中詭書庭禮

姓名未幾索金者至庭禮知之曰陸吾故人也即以妻簪

珥為償不令家人知之

羅道琮河中人貞觀末謫嶺南有友人同斥者死荆襄間

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鄉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

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霜潦積水失殯處

道琮痛哭諸野波中忽若盆沸道琮曰若屍在再沸祝已

水復沸乃得屍還鄉道琮夜宿行店彷彿見其友曰君厚

德不間存亡名位將不止此後擢太學博士

右記警捐棄故舊第七十三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

數千畝為義莊以養羣族之貧乏擇族長之賢者一人主

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

聚族人僅百口公嘗語子弟曰吾吳中子弟甚眾於吾固

登子全書編卷十五
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卹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於家廟乎

右記警疎九族第七十四

晏平仲敝車羸馬田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此爲隱君之賜彰君之賜乎

杜正獻公衍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貲諸父析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

京驛舍者久之
宋查道淳化中赴試貧不能上親戚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遇父友呂翁家貧無以葬母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與之又嫁其女
文公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加禮之或遇敵已上拜之

范陽盧仲元之妻兄崔郎中積有金百兩埋密室中惟仲元知之臨終崔妻李氏以家貧子女凍餓爲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處戒云慎勿言於他人未幾盧赴選經維中弔崔氏之孤訖李氏述亡夫之意盧遂罷選持其金於揚州爲崔置田宅兼爲剖分家事而去踰年方謁選人重其義

范文正公少孤母適朱公因育於朱氏公既貴待異父兄弟如一體特以任子移之

楊應之學士元祐間為成都轉運判官後召為較書郎有遠房舅在蜀中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

司馬溫公曰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詠申戒子弟皆有

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夫必曰某姓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俗皆不能如是

右記警薄三黨第七十五

藍田呂氏大鈞字和叔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

之再犯而行法不悛者絕之

徐孝祥居吳江隱居好學布衣草履淡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圻陷諦視有石甕啟之皆白金也亟掩之一毫弗取人無知者幾三十年值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此物當出世邪乃啟穴日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全活不可勝計女將適人送以荆布於藏中物一無所染

右記警欺鄉里第七十六

後唐楊尚書玠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佔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一作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沂國王公會去官抵家見子姓多鄰居為業公呼而讓之

曰此皆我故舊豈可奪其居俛之遠去乃各召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其價

趙清獻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以厚直易鄰居公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性長厚家頗豐一夕盜入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因詰所欲遂予錢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爲邏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媿卒爲良民

右記警侮鄰右第七十七
淮陰未遇時流落江湖有菜色漂母飯之淮陰曰當以千金報之母笑曰哀王孫耳豈望報邪

右記警慢流寓第七十八

文中子曰僮僕懷恩可與從政矣

陶元亮爲彭澤令遣一蒼頭歸給其子薪水仍遺子書曰彼亦人子也可善御之

明道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州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謂旣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

李文靖公有一僕適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十歲有姿自繫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公囑夫人曰當如已女育之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爲結襦務在明潔夫人如教及笄擇一婿具奩歸之後僕歸女白之感公刻骨夫婦判股

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

漢劉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去久大醉而還客不堪罵曰
畜產寬入視奴無恙否顧左右曰罵畜產辱莫甚焉吾懼
其自殺耳

右記警虐使僮僕第七十九

魯文恪公鐸為舉人時遠行遇雪宿旅舍憐馬卒寒苦令
臥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羔前怎得浪驅馳凡
由父母人皆子小異閭閻我是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從
吾幼未難推泥塗還藉來朝力伸縮相交莫漫疑

右記警欺陵寒賤第八十

橫渠先生見餓孳者食便不美

羅文毅公

倫

一日出遇道有死殮卽解衣覆之遇乞者無
以應輒解銀帶與之

右記警擠無告第八十一

范雲少與王咳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咳亡於官舍屍
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舍招復如禮
時人以爲難

右記警遇死喪不恤第八十二

李東岡昆撫甘肅偶視都司獄牆隈白骨填積詢之乃遠
年罪人死者公蹙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也遂
於城外作義冢埋之

右記警見骼不掩第八十三

宋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躅道左怪問之左右對曰今

日尚食殺其羔真宗不樂自是不殺羊羔

右記警特殺第八十四

蕭遙欣七歲出齋見有彈落飛鳥爲戲者遙欣曰凡戲多端奈何事此且鳥自飛翔於人何與殺此可憫聞者輒罷此戲

天寶末沈氏畜一母鶩將死其雛悲鳴不食母死喙取薦覆之唧唧草列前若祭奠狀仰天長號而死沈氏義之作孝鶩冢

田子方道見老馬詢知爲家畜而鬻於人者歎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贖而畜之

右記警食耕牛野禽第八十五

曹武惠公彬性不喜殺一日所居堂壺敝壞子弟請加修葺曰時方寒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欲傷之也

右記警殺起蟄第八十六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曰與自家生意一般子瞻因公問取司馬溫公簡人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

右記警無故拔一草折一木第八十七

汪廣洋作相日庭穿一井將天下寶玉珍珠貯其中汲水供飲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其妻獨孤氏亦出輕粉錦勒女隊三千人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謂酬平生所不足元載寵絕薛瑤英幼啖香肌肉皆香處以金絲卻塵褥李德裕行或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

水遞虞孝仁伐蜀以駑駘負重盡水盡目給羊琇冬釀
令人抱甕須臾復具使酒進其水遂可謂便小兒跪而張
口承唾于頤爲裹餅日對山簪一壺酒二千石崇廟有
紗帳茵褥媿供香囊劉智誤入真字劉玟侍妾數千悉教
誦魯靈光禮賦章璠珍奇歸劉玟猶值萬錢宴公
侯家雖極水陸不下雲唱天地生時只有此數彼嗟半菽
而不飽獨弄三屬毛鷄裏而食者乎多法自豪究之禍不
旋踵豈特天道之固然邪亦人事之心至耳

張子韶戒殺不食蟹尚稱崇禎山州對故食蟹龜山云
子韶不殺不食蟹尚稱崇禎山州對故食蟹龜山云
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放龍蛇滅國者五十何嘗不
殺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朱子曰此特見其非不殺且猶

未盡須知上古聖人網罟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
廚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

右記警暴殄天物第八十八

朱子曰紙錢起於唐元宗時王璵蓋古用玉帛後易錢幣
然亦無許多錢來埋故輿作紙錢易之又曰漢祭河用御
龍御馬皆以木爲之此已是用紙錢之漸

右記警瀆神社第八十九

薛文清公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或問燒香拜天之類朱子曰天只在我更禱箇甚麼某在
南康祈雨每日例去天福觀燒香某說且慢而今看有箇
人不經州後便去天子那裏下狀你嫌他不嫌他你須捉
他來打不合越訴而今祈雨卻如何不祭境內山川便夫

告上帝

右記警訶風怨雨第九十

溫公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誡其子曰賈豎藏貨具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初夏視晴明時即設案向日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至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裯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以觸其腦每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而襯其胎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子猶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

右記警棄毀文字第九十一

尹彥明日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

朱子曰今之談經者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

陸子靜淵嘗言顏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繫決非夫子所作又曰孟子也無奈高子何朱子甚不然之

右記警雖黃經傳第九十二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余謂讀書不止是格物一事讀書之書句句讀在自身上便是格得之物先定每讀書必循序而致精以為窮理之要嘗自言當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當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

朱子曰昔陳烈子季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我放心未收讀書如何能記

告上帝

卷十五

右記警

學

乃獨處一室靜坐月餘自此讀書無遺

又云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二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
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覺真是枉
讀了古人書

先王云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
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又本朝方遜志先生孝謂門
人廖鏞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箇是字

右記警讀書無序第九十三

明道先生作字甚敬曰非是要字好只此便是學

黃山谷跋溫公與文潞公書帖云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
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也觀此書益可望其
風采余嘗觀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

字作草

白沙先生曰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畱而不畱此
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勿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
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
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止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
以游於藝也按白沙又將自己一副學問譜在書法上可
為化工手然楓山先生則云當今人物以陳
白沙為第一然未免
流於作詩寫字之間

右記警作字潦草第九十四

謝顯道先生云某從維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
道先生曰是玩物喪志顯道問此語流汗浹背面發赤及
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也不蹉一字

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若一向專意則志局於此安

能天地同大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

朱子曰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一冊李貫之先生傳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則曰學未至不暇

右記警輕刻詩文第九十五

人有語導氣者問明道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富鄭公以堯夫高年勸學修養堯夫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後遇疾笑謂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既革伊川曰願先生自作主張曰無可主張者

右記警近方士第九十六

晉劉真長侯在郡臨終綿惓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答曰某之禱久矣勿復為煩陸子靜知荆門軍遇上元設醮黃堂以講義代醮為馭陳皇極之道人皆感動

右記警禱賽第九十七

狄梁公巡撫江南毀淫祠千七百區所存僅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祠

林見素俊為雲南按察使毀淫祠三百六十區時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立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者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無他驗遂焚之得金數

百悉輸之官

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得福耳佛殿未甚壞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即佛亦應含笑垂慈獲福不既多乎富人遂輸官囹圄以空

右記警主剋菴院第九十八

韓退之以諫佛骨謫潮州有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退之召與語而悅之及至海上復造其廬且留衣以別退之移孟簡書曰人傳愈近信佛氏此妄也與大顛語不盡合然其人難得因與往來後濂谿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且遺衣濂谿亦非與大顛蓋進昌黎也

王輔嗣并謂裴徽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訓故言必及有

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并可勸佛

朱子曰呂原明家傳深有警悟人處但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佛氏不同而呂公學於程氏乃反謂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

又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儉其說來做已使是為雒學熹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卻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的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會就身上做工夫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儉佛說為已使也

又曰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者多

流於禪游先生

醉

大是禪學

連朱子亦不免有夾雜之處

又曰聖人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生死佛之學為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至如禪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

右記警拜僧道第九十九

夏齋商先生曰寧為真士夫無為假道學

朱子曰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為心術之害

朱子答徐斯遠曰護惜已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子不敢試將火煨如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說以此

陽明先生晚年家居謗譏紛起一日門人言之因問所以

致謗之由門人或曰先生功高見忌或曰先生學與時狃

或曰人慮先生故謗先生曰是固皆有之而不盡然某向來猶帶些鄉愿意思只今信得良知二字畧無遮掩纔做

得箇狂者時徐曰仁

愛

在坐曰知此方知聖賢真血脈

非若先生一口自供不知

知過幾多人

遵

嚴君平 賣卜成都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

言依於弟雖終日談學而無講學之名士大夫不可不知此意

朱子曰今日正要端本澄源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沒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失前忘後而可謂之學乎康齋不事著述而師道尊嚴新會陳獻章來學康齋絕無講說使白沙斲地植蔬編籬康齋作字使白沙研墨或客

至則令接茶如是者數月而歸白沙嘗以周易疑義求質
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龍潭老人者陳海雍也白
沙如其言往謁適海雍雨中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
榻信宿辨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海雍語兒輩曰吳康齋
非愛我者遂徙去想見前輩風味

右記警假道學第一百

右記百行考旋百事只是一事學者能於一處打得徹
則百事自然就理不然正所謂觀著堯行事亦無堯許
多聰明那得動容周旋中禮也今學者都就百處做即
做得一一好在亦往往瞞過人故曰其要只在慎獨

作聖篇

○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述作聖第六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
執燭而侍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矍
然曰吁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此季孫之
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幸
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
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
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此改過遷善第一義為萬世學

程者

橫渠先生少喜談兵嘗以書謁范文正公公謂之曰儒者
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先生感悟遂盡棄其

學而進求之六經醇如也

朱子嘗自言自見李先生侗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非

東銘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迷繆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千古而下埋沒卻東銘今特為表而出之止緣儒者專喜講大話也余嘗謂東銘遠勝西

銘聞者愕然

上蔡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儻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簡點得來病

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陽明先生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詞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於聖賢之學

王心齋艮入京師言動詭異都中人大駭還至會稽陽明思裁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陽明送客出門外心齋長跪階下曰某知過矣陽明不顧心齋隨入至廳事復厲聲曰仲尼不為己甚陽明於是揖之起時同志在側莫不歎改過之勇

南大吉告陽明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

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先生曰吾不言何以知之大吉曰良知自知之先生曰良知非吾嘗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為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

晉戴淵少游俠不治行簡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雒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涕泣投劍歸機辭厲非嘗機彌重之定交作啟薦焉薦於趙王倫過江仕至征西將軍後沒於王敦之亂

周處膂力過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謂父老曰今時

和年豐而人不樂何也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有白額虎義興長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害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期年州郡交辟卒死於忠孝之節

王子敬獻之病篤道家上章請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

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如此放不過也

錢啟新一先生與顧涇陽高景逸稱東林三先生曰人言知過悔過尚是

虛事須是補過補得一分方改得一分補得二分方改得

二分吾鄉前輩周寧宇先生又言補過如以新繒補舊襖更加堅固方得永無破綻若只以舊補舊豈能長久

此意更加進步法○寧宇名應中字正甫會稽人

陽明故好俠自謁廣信婁一齋先生諒歸為語聖人必可

學而至深契之自是嘗端坐省言同業者未信陽明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當改也

文清公云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漏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當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然見得良知親切其工夫又自不難

楊慈湖先生曰吾少時初不知已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乃反觀內索久之得其一已而又觀索又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如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

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他日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病生矣彥明得之悚然後世聞良知之說者近之

邢七云一日三簡點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傲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恕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今人皆坐邢七病直是無可說得不說

王韶以取熙河功致位樞密晚年悔之嘗遊金山寺以因果問衆僧僧皆曰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死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約者乃前輩向學人也忽一日逢於寺坐中韶復舉前語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

丈以爲何如刁曰但打得賢心下過便自無妨韶曰今是打得過否曰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載疽發背死

右記遷善改過只有曾子易簣是千古榜樣前輩有言曾子已至聖人地位易簣一事只看他氣象如何後人言改過多隔靴搔癢都不切貼程子所謂只向人面上說一般話是也所以終身不長進間有迷而得復者吾於王韶猶有取焉只一點打不過心便是聖人真種子疽背而死緣來悔得十分了

按記中載及汪公偉事當是子六十八歲考終時所作是歲年譜稱五月子於人譜再加改正又取古人言行從記過格諸款類次以備警名人譜雜記又云人譜尚未畢草子臨絕命洵補之敬受命成書而底鈔謂子屬纊時云人譜雜記屬垂絕之筆精神在焉又云朱靜因嘗請作此書故成此以慰之耳靜因良友也門人董瑞生附識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十五終

山陰後學杜寶薰校刊

